

名流风情逸传

教父



杜月笙



万种风情上海滩
多少沧桑
一代教父沉浮
血雨腥风
心中思意中情
又怎为人知

高默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名流风情逸传

教父杜月笙

高 默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父杜月笙/高默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12

(名流风情逸传)

ISBN 7-5387-1836-2

I.教… II.高… III.杜月笙-生平事迹 IV.K825.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009 号

教父杜月笙

作 者:高 默

责任编辑:焦 瑛

责任校对:焦 瑛

装帧设计:门乃婷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

字 数:2320 千字

印 张:97.125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836-2/I·1734

定 价:160.00 元(全八册)



目 录

楔 子 (001)

第1章 钱，是最重要的 (005)

钱，开始成为杜月笙最迫切需要的猎物，然后，这猎物无疑会再为他获取其它猎物：更多的钱、名望地位、漂亮女人。

第2章 敢占师母的便宜，他被扫地出门 (024)

直到杜月笙发迹，成为权倾上海滩的大亨级人物，当年一班和杜月笙一道混过的一些人，还经常喊着“水果月生”的名号去找他讨钱。

第3章 隐忍——杜月笙的乖觉 (042)

两小时以后，杜月笙像一个征服者那样从楼上下来。虽然他仍然在众人面前谦恭谨慎，但他已经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凌驾于这些人之上。

第4章 林桂生帮了杜月笙一把 (059)

这是一双闪烁着少女的不胜娇羞、又饱含着初为人妇的人尽期待的眼睛。当杜月笙看到这双眼睛时，他浑身上下的血液，在一瞬间一齐凝固了。

第5章 回到家里，他开始招兵买马 (070)

感情方面的不如意，促使杜月笙在失去女人之后，把更大的精力都转而投到“钱”上面来。杜月笙的眼睛很快就瞄上了烟土。

第6章 她只是杜月笙的工具 (088)

一“土”一“赌”，在杜月笙手里都弄得井井有条，现在的黄公馆，已不再是一帮短打扮的白相人出出进进的地方了，现在的杜月笙也早就马褂长衫地一副斯文人的装束，见人拱手，笑脸相迎，俨然有几分名士风范。

第7章 绑票的祖师爷被绑票 (107)

几乎每个人都这么想：在上海，敢跟黄金荣扳斤两的人还没生出来呢？不用说三天，就是三年，也没人能把黄金荣怎么样。

结果，三天不到，黄金荣就跌了个大跟头。

第8章 面对杜月笙，他感激涕零 (123)

杜月笙庆幸林桂生是一个女人，女人，永远会被笼罩在



第 14 章 杜公馆来了个二奶奶 (232)

你可以是一个最出色的女人，但再出色的女人也只不过是女人。你可以在平时强得无以复加，但是在风暴袭来的时候，连一片可以遮挡的树叶都没有。

第 15 章 以赌会友论交情 (245)

靠自己“独有特色”的经营手段，181号成了杜月笙的聚宝盆。

不单是聚宝盆，而且还是“聚义厅”。

第 16 章 杜先生戴上绿帽子 (263)

虽然杜月笙早就连碰都不愿意碰一下沈月英，但沈月英永远是杜月笙的女人，这就注定了任何敢于碰一碰他的女人的人都会面临这个教父雷霆万钧的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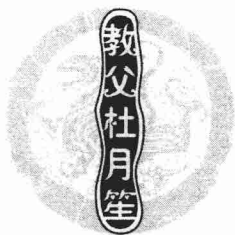
第 17 章 今天，该轮到自己了 (283)

沈月英的头发被杜月笙扯得生疼，不得不睁开眼睛，透过厚厚的水汽，沈月英看到在汽锅里煮着两只手。两只人手！

第 18 章 教父的王者气派 (303)

日薄西山的时候，消息来了：三合会大堂主、二堂主、三堂主差不多是同时被人把脑袋切了下来，整整齐齐地一溜排在三合会总堂门口的台阶上。

天还没等到全黑，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上海。



第 19 章 现在，她怕见到他 (320)

陈帼英是抱定了在杜公馆当个温良主妇的心思，打发以后的生活，可偏偏这时候，冒出个人来让她心神不定。

第 20 章 杜祠盛典 (334)

所谓衣锦还乡，这本是中国人几千年摆脱不掉的习惯。“富贵不还乡，犹锦衣夜行”，虽然杜月笙一直以来都不间断地把钱向家乡投去，买些时令用物周济故乡的乡亲，造桥修路的事也做了不少。但他毕竟还没有在高桥镇建一座像样的祠堂，这的确是个莫大的遗憾！

第 21 章 爬得再高，也在无数人底下 (349)

他击败了黄金荣，让上海滩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物统统爬在自己脚下，但那又怎么样呢？今天有人能把巴掌印在张啸林的脸上，明天也能把它印在自己的脸上，而且，可以更重，更深……

第 22 章 久染沉疴 (361)

是女人激发起了杜月笙征服世界的欲望，现在，他拥有世界之后，希望，也只能再回到女人那里，验证自己的活力。

尾 声 (376)



教父杜月笙

楔子

1951年8月16日。香港。

就在前一天晚上，一场在菲律宾海面上集聚生成的强台风刚刚横扫过香港市区。一阵阵令天地都为之悚然惊惧的呼啸之后，暴雨吞没了盛夏的港岛。密集的雨线在狂风中乱飞，海浪也在风中暴躁地涌动——整个香港仿佛是一叶孤舟，随时有被巨浪掀翻、打沉在海底的危险。风雨中，每一个人都紧张地注视着窗外那场几乎将天空、海洋和陆地都要凝结在一起的暴风雨。

在这场风雨中，全香港可能只有一个人感到了异常的平静，因为，他就要死了。

他，就是杜月笙——上海滩最后的教父。

此时，在香港坚尼地台公寓18号的一个房间里，杜月笙迎来了他最后的时刻。任何一个走进房间的人都会立即被无以名状的压抑、沉闷和死寂包围着，几乎透不过气来。在场的每个人都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透过站在屋中的人们的背影的缝隙，可以看到躺在床上的杜月笙。他面色焦黄，身形枯槁，虚弱到了连运动一下手指都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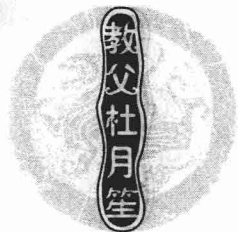
能的地步。但即使如此，他身边每一个人却仍然对他投以敬畏的目光——几十年来，他周围的人对他的这种无条件敬畏已经成为习惯：杜月笙让所有人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他的权威，即便是他已病入膏肓和即将到来的死亡，也丝毫没能改变这一点。

但杜月笙自己明白：他这次是真的不行了。

死，他并不怕。尽管他毕生都无限执著于生：权力、财富、地位，当然还有女人——四十多年的时间，他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小瘪三摇身变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青帮大亨，无论如何，老天爷待他不薄，而他杜月笙也算没白在世上走一遭。因此，他没有更多的遗憾留在世上，可以从容而去。

他当然更不怕会有所谓的“阴司报应”，纵使有，那也是对付诸般不入流、不上路的小角色的：阎王也管不到我杜月笙！所以，在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回想起当初一个个栽在自己手里的人，杜月笙非但没有一点儿压力和担心死后讨债的恐惧，反而觉得坦然而满足。倒是如果让一些可以栽在自己手里的人逃掉了，反成为他的失败——真这样，他会难以瞑目。好在，他可以闭上眼睛了，这让他欣慰。

因此，在杜月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怀着异乎寻常的宁静走向死亡的。死，这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甚至在一瞬间给了杜月笙莫大的快乐。在对人生最后一次驻足之间，他终于体会到了久违的宁静，在杜月笙拥有了一切的生命中，“宁静”，成了惟一的奢侈品。他的生命，在布满了酒、色、财、气，鲜血与烈火的背景上，被填进太多的争斗、仇杀和冤报。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只是个即将死掉的糟老头子而已，而这是何等的轻松啊。



“当”的一声响，屋里的大钟已漠然地指到了16点30分。一秒钟声里，杜月笙缓缓地半睁开双眼，屋里的人随之微微一乱。拥到床前。

“月笙，月笙……”

是谁在喊我？是小冬吗？你在我旁边吗？我对不住你，直到不久前才给了你一个五夫人的名号……她们呢？是她们在叫我吗？我怎么看不见？你们要管教好儿女们，那是杜家的后代根苗……我这一去，了无遗憾，只是，还想再看一眼你们——孩子们总是大了，倒是你们让我有些牵挂，在杜家的日子，我自觉没有亏待你们，愿你们好自为之吧。我，等不到你们了……

这是杜月笙最后一次睁开眼睛，只是他此时已经看不清任何人了；他徒然地望着前面，但只是一片混沌的浓雾。他突然爆发出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再仔细地看自己的妻子们一眼，哪怕只一眼！

但是，死是无法抗拒的，杜月笙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个叫做“死亡”的东西在自己身体里稳步蔓延开来，就在这种感觉即将爬满全身时，杜月笙突然被一种莫大的不安和无限的留恋控制住：一直以来的面对死亡的淡然甚至欣然在这一刹那烟消云散——他想大声喊叫，他要“再看——看——眼”！在生死两界之间，妻子的呼唤使杜月笙陡然迸发出来的热望，但是，这点热力立刻就被死的冰冷吞噬



回上海访问的杜月笙长女杜美如、蒯松茂夫妇与石岳文



了。
 1951年8月16日16点50分，杜月笙带着这个一生中惟一不能实现的愿望，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年63岁。

暴雨之后，天并没能放晴，西边天上的阴霾又爬上来，挡住了半个太阳。斜射进屋中的阳光被遮掉了大半，暗影罩在刚刚走完自己的历程的一代上海滩教父的脸上。

房间里，无论是杜月笙的五个妻子还是一千号哭的子女，谁也没有注意到在最后的瞬间，被禁锢在杜月笙已经僵死的面庞下面的巨大的渴望与遗憾。



美林文为笙月林胡同奇爵士回
 文密不己段夫英爵耀，破

总是寂寞与自命清高“白董”
 淋雨淋湿了头发，雨水打在脸上，
 一阵冷风袭来，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那熟悉的脚步声，让他想起了那个
 曾经陪伴他度过无数个日夜的女人。
 她总是那么温柔，那么体贴，
 让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可是现在，她却不在身边了。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他想要她，想要她陪在身边，
 想要她给他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
 可是，这一切都已经不可能了。
 他只能一个人，在孤独中度过余生。



从显赫，卷出。
。欲天冲雷

具林，半 8881

第 1 章 钱，是最重要的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浦东还只是一片荒凉。那时，从这里走出来一位在沪上叱咤风云 20 余年、横空出世的青帮大亨，上海滩教父杜镛即杜月笙。

上海人，没有不知道杜月笙的。
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听过这个名字。

在杜月笙的生前身后，围绕着这个名字的种种扑朔迷离和历险传奇，又在人们或审视、或揣度、或探寻的目光前面安上了一重重纱幃，使杜月笙在人们眼中越加恍惚难测。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于了解上海乃至了解近现代的中国历史来说，杜月笙都将是一个绕不过去且回避不了的存在。

同时，在“上海滩教父”“青帮大亨”“大流氓头子”等等诸如此类的名号之外，杜月笙同样是一个人。在生就的气质禀赋与旧中国的险恶环境教授给他的阴狠、狡诈和种种权谋之外，他也有着与平常人一样，甚至过于常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不断滋长中的欲望。

当教父走下神坛，脱去黑袍之后，他的欲念与情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让我们从中去探求让杜月生成为杜月笙的东西。

当然，还是从浦东开始。

1888年，杜月笙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出生时适巧是阴历七月十五，于是父亲杜云宝指月为名，给他起名月生。至于后来变成月笙，那是他发迹以后又改的名字。



20世纪20年代，上海外滩高楼林立，码头密集，成为许多冒险家的乐园。

杜月笙幼年丧母，外祖母不忍心看着没娘的孩子受苦，便将他接到膝下抚养长大。这一方面使杜月笙得到了较为细心的照顾；另一方面，老人对外孙的疼爱、惯宠和纵容又让杜月笙从小就散漫成性，不服管束。

在杜月笙12岁那年，父亲在积劳成疾之后，沉痾难返，终于也撒手西去了。成了孤儿的杜月笙越发没人管教，外祖母此时更是心力不济，舅舅、舅母又屡屡给寄住在外婆家的外甥脸色看，弄得杜月笙后来索性一连几天跑到外面去，和高桥镇上一班年龄相仿的小瘪三们在道摸爬滚打、偷东拿西、打架生事。

在高桥镇上的这段脱缰野马般的生活，使杜月笙沾染上了他那个年龄的孩子所可能沾染上的一切市井流氓的习气。

13岁上，杜月笙开始偷偷地把自家老屋里的东西拿出去卖



掉，再用这些钱去赌博。坛坛罐罐、桌椅板凳，只要是能换钱的，他都敢拿。偷卖杜家老宅的旧物使他可以继续去赌，到后来，这赌钱就真成了杜月笙一生的嗜好。同时，从小就在赌场和赌徒们混在一起的杜月笙，切身体会到赌徒欲罢不能的心态和赌局坑人钱财的规则。后来，在上海，杜月笙的赌场不知从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欲罢不能者身上吃进多少钱财。

赌钱，永远是输多赢少，否则赌局就无法维持，所谓“十赌九输”就是如此。但少年的杜月笙也有过一次可观的胜利，只不过这胜利消失得太快了。

那天，杜月笙用老宅里的一杆秤当了15个铜板，又走进了一家赌棚。

这一次他的手气出奇地好，连押三次宝，次次皆赢，结果工夫不大就赚了75枚铜板。杜月笙兴冲冲地花30个铜板在小饭馆里要了一桌酒菜，在饱餐之余，杜月笙突然就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只要人聪明、办事得法，再加上运气，就会有“一本万利”的事，既然可以有“一本万利”的事，小瘪三也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飞黄腾达，成为“人上人”。这对杜月笙来说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而杜月笙超过许多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会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发现运用于实践，而且绝不怕头破血流。

吃完饭，杜月笙怀揣着另外那45枚铜板，又来到那间赌棚。他迫不及待地要验证自己的发现。

但这次，他却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不但把方才赢来的那45枚铜板全部输掉了，就连他当了秤换来的那15个铜板也一齐输了进去。

看着庄家把他最后的一个铜板也收了过去，13岁的杜月笙



有些发蒙，他的双眼发红，紧盯着庄家收钱的手上。这一进一出对他打击太大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刚刚还在赌棚里春风得意、在小饭馆里大快朵颐的自己，又在顷刻之间便一无所有、跌进谷底了呢？

许多年后，杜月笙无数次地让别人在自己手里体会到了这种感觉，这种从酷暑掉入严冬的感觉；而且，变本加厉。那时，他是否想到了当年在高桥镇的那次赌博呢？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13岁的杜月笙已经开始表现出了他日后借以走向成功的重要素质：一种杜月笙特有的“狠劲儿”。以后，无论是对金钱、欲望、社会地位的追逐，还是情感世界中的狩猎，杜月笙始终都带着这股子高桥镇教给他的狠劲儿。

“押五个铜板！”

杜月笙孤注一掷了。围在赌桌前吆五喝六的一班赌客们吃惊地回转身来，看着这个刚才因为赌光了钱而被他们拨拉到一边去的小瘪三。

“庄家，我再押五个铜板！”

杜月笙分开一时间不明所以的赌客，从后面重又挤到赌桌前，旁若无人地往赌桌边上一坐，盯住了庄家。在这个细长的还挂着一丝孩子气的脸上，竟然透出一股寒气。一时之间，竟让在场的人都屏息静气地给他闪开一块地方，注视着他与庄家的赌赛。

杜月笙并没有按规矩把赌资放在桌上——他没有钱。他就是赤手空拳地再赌一把。

庄家看了他一眼，却并没有要求他把钱拿出来。一则是庄家印象里这个小伙子每次都能拿出钱来，二则也是刚才杜月笙的表



现多少把他镇住了。于是，庄家开始在赌棚中间的这张桌上和杜月笙押宝了。全场死寂，杜月笙能感到冷汗从自己攥紧的手心里冒出来。

“开！”

随着庄家一声断喝，所有人的脑袋一起凑向赌桌的正中，杜月笙的头不由得“嗡”了一下。

他又输了。

庄家要钱的手已经伸过来了。

杜月笙顿了一顿，突然腾地站起身，抹头就往赌棚外跑去。不等庄家发话，赌棚里的打手早伸腿把杜月笙放倒在地上，左手一压肩头，右手抓住杜月笙的头发向上一提，把他就地摁在了赌桌前面。

“妈的，就凭你这样儿的，吃了豹子胆了？也敢跑到这里来叫空！没别的，把身上的衣服都给我扒下来，然后给我滚蛋！”

几个打手上来，不由分说，三下五除二就把杜月笙剥了个精光。赌棚里每一个人都讪笑着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并且感到一些快意。他们恨杜月笙刚才的旁若无人，尤其是回想起自己叫这么个毛孩子给震慑住的事，更觉得脸上无光。因而，他们此时无不颇有兴致地看着杜月笙的窘态，这使他们自感挣到了面子，平衡了许多。很快，他们在满意中失去了兴趣，又回身扎到赌桌上去了。

杜月笙一辈子也忘不了自己曾有人在赌场里扒光了衣服赶出来。

起初，这样一丝不挂地往家走，使杜月笙很难为情，他四下张望着想要找个什么东西遮挡一下，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